

# 东北方言语义探源研究三则

方 勇

(吉林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 长春 130117)

**摘 要:**东北方言的“圪穰”“圪茺”等是真正表示碎秫秆、碎烂柴草、生活垃圾或者垃圾词义的词形;“攘业”应是指撞入恶业,即指作孽,其可引申为淘气、不争气、招人恨之义;东北方言的“牙狗”是指公狗,其随着闯关东移民而尾随相至的,它在东北方言中也是一个“移民词”。

**关键词:**圪茺;圪穰;攘业;牙狗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2-0081-04

早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音辞》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辘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sup>[1]297</sup>按此说极是。我们发现,作为北方方言重要成员之一的东北方言也存在着大量的古语。下面不揣浅陋,我们从语义学角度来探讨几例东北方言词语的用字及其语义来源问题。

## 一、圪茺、圪穰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搁挠”,属于哈尔滨方言,并解释说:

(1) 细碎的垃圾:◇他眼里容不得一点儿搁挠。(2) 农村打场剩下的细碎的谷叶谷穗等<sup>[2]5862</sup>。

此外,该词典还收录“搁扔”一词,也是哈尔滨方言,义为“垃圾;脏土。”《东北方言概念词典》收录的词形及其释义与《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相同<sup>[3]471</sup>。

《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搁茺”,其义为:

东北官话。东北(1) <名> 谷物脱粒后剩下的草:把场院的搁茺搂到一起。(2) <名> 泛指垃圾:每天倒一次搁茺<sup>[4]6028</sup>。

另外,该词典也收录“搁弄”一词,解释为:

<名> 本指谷物脱粒后所剩的草,也

泛指垃圾。东北官话。东北[kə nən] 每天倒一次搁弄。

《东北方言词典》收录“格茺”,并解释:

垃圾,碎秸棵。| 袋子里边还剩点儿格茺底儿。| 浑身挂满格茺皮儿。也说“格囊”、“格穰”、“格 neng”。又作“格脑(闹、挠)”<sup>[5]96</sup>。

《东北方言大词典》收录“圪弄”,解释说:

例句:(1) 你去把院子里的圪弄扫出去,一会儿客人就来了。(2) 那时村里到处是圪弄堆,又脏又乱。

释义:垃圾,也叫圪隆<sup>[6]132</sup>。

《魅力东北话》收录“圪挠”,解释说:

满汉杂居使用语言中,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形成的诸多方言。也作“格茺”、“圪脓”。圪挠,指碎烂柴草、生活垃圾;垃圾。[例1] 把院子里的圪挠扫一扫。[例2] 一车豆子全“体登”了,豆粒子蹦了一地,豆秸快成圪挠了<sup>[7]75</sup>。

此外,《汉语大词典》收录“割闹”,解释为:

方言。指碎草,细料。《中国谚语资料》:“骆驼寸草,牛吃割闹,猪吃糟糠。”又:“骆驼吃寸草,马儿吃割闹,猪子吃糟糠。”<sup>[8]734</sup>

《近代汉语词典》收录“各闹”,解释说:

指垃圾之类。清《聊斋俚语·慈悲

收稿日期:2021-11-07

基金项目: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课题“乌拉街的文学、语言与文化研究”(JM-2021-73C)

作者简介:方勇(1977—),男,吉林四平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教授。

曲》：“到了第二天清晨，张诚早起来上书房开开那角门子，见哥哥已把咱各间打扫了一大堆，还在那里扫。”<sup>[9]164</sup>

通过以上的比较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搁挠”“搁堯”“格堯”“格脑（闹、挠）”“圪挠”“割闹”“各闹”等词应是同音词，属于一词多形的情况。此外，“搁扔”“搁弄”“格囊”“格穰”“圪弄”“圪隆”“圪脓”等亦是如此。

在中古到近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发展过程中，“搁、格、各”等字音近，皆是从各得声，这些字由中古《广韵》铎部、合部等韵演变为近古音中的歌戈韵[o]，后为现代汉语拼音的e韵；“圪、圪”二者皆从气得声，读音应相同，“圪”字中古音为匣母没部，后有hé、gē二音，“圪”字中古音为疑母迄韵，现代语音为gē；“割”字中古音为见母曷部，其近古音演变为歌戈韵，即现代汉语的e韵。由以上可知，“搁”“格”“各”“圪”“圪”“割”等字皆音近或音同。“挠”“闹”二字中古音皆属于泥母，且韵部都是来源于《广韵》的肴韵开口二等韵，即由[au]韵演变为[iau]韵；“脑”字中古音为泥母，韵部是由《广韵》中的豪韵开口一等韵演变而来，即是由[au]韵直接演变为[au]韵；“堯”字中古音属于日母，韵部是由《广韵》的宵韵开口三等韵发展而来，即由[ɿeu]演变为[iɿeu]韵，现代音中“挠”“堯”“脑”三者音近。

“扔、弄、囊、穰、隆、脓”中“扔”中古音为日母蒸韵；“弄”字中古音为来母送韵；“囊”字中古音为泥母唐韵；“穰”字中古音为日母阳韵；“隆”字中古音为来母东韵；“脓”字中古音为泥母冬韵。其中“弄”“脓”皆为舌音，且韵部由中古的合口一等韵演变为近代音的[uaŋ]韵，故二者音近。“隆”中古音为合口三等韵，演变为近代的[iuaŋ]韵，所以它和“弄”“脓”音近。“扔”字中古音为开口三等韵，演变为近代音[iəŋ]韵，其和[iuaŋ]韵属于旁转的关系，且日母和泥、来二母同为舌音，所以“扔”与“弄”“脓”“隆”也是音近的关系。“囊”“穰”二者声母同为舌音，“囊”字中古音韵部为唐韵开口一等，演变为近代音[aŋ]韵，“穰”中古音为阳韵开口三等，发展为近代音[iaŋ]韵，所以二者属于音近关系，且与上论“扔”“弄”“脓”“隆”等字韵部旁转，字音关系亦是密切。

我们认为，以上词汇中真正表示碎秫秆、碎烂柴草、生活垃圾或者垃圾等词义的应该是“圪堯”和“圪穰”二词，且二者属于同义词。

“圪”在方言中可以做名词的前缀，多表示叉形的、针状的、碎粒状的或丝状的东西。如：槐树圪杈（槐树枝杈）；一圪星儿土（一粒土）；萝卜圪丝（萝卜丝儿）<sup>[10]419</sup>。“堯”，《说文解字》：“薪也。”《玉篇·艸部》：“堯，草薪也。”《管子·轻重甲》：“今北泽烧莫之积，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堯。”尹知章注：“大曰薪，小曰堯。”<sup>[10]3287</sup>所以，“圪堯”一词即是指碎草，它才是东北方言中真正表示碎秫秆、碎烂柴草、生活垃圾或者垃圾词义的词形。我们注意到，在河北方言中有“格脑”一词，指打碎的秫秆、玉米秆等柴草，可做饲料<sup>[11]324</sup>。此外，北京方言中也有“茗挠”一词，指轧碎的豆秸<sup>[12]161</sup>。可见，二者也应是上论东北方言“圪堯”的异体词。虽然目前我们还不确定东北方言的“搁挠”“搁堯”“格堯”“格脑（闹、挠）”“圪挠”“割闹”等词汇与河北方言“格脑”及北京方言中的“茗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但是我们猜测有可能是由河北方言“移民”到东北方言后，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北京方言；或者这一词汇是由河北方言影响到北京方言，进而再由北京方言传到东北方言中。总之，在东北方言区，它应是一个“移民词”。

如上所论，我们认为“圪穰”应是“圪堯”的同义词，它也是真正表示碎秫秆、碎烂柴草、生活垃圾或者垃圾词义的词形。上举词汇中的“扔”“弄”“囊”“隆”“脓”等字和“穰”属于音近相通的关系。据笔者调查，在吉林省长春、四平、通化、辽源等地区的方言中都有“圪堯”一语，可见它不单单只存在于哈尔滨方言中。此外，东北方言中还有“圪堯杂（音 zǎ）碎”一词，也是表示细碎的杂草、垃圾之义，或者是形容垃圾凌乱之义。

## 二、攮业

《汉语方言大词典》载：

攮业：<形>淘气；不安分。冀鲁官话。山东聊城。这孩子好攮业 | 你再攮业我就不要你了。《醒世姻缘传》第四五回：“这孩子可不有些攮业？怎么一个头一日就闷了门不叫女婿进去？”<sup>[4]7525</sup>

《小说词语汇释》也收录“攮业”一词，义指淘气<sup>[13]861</sup>。《汉语大词典》解释说：“攮业，方言。造孽。”<sup>[8]996</sup>《近代汉语词典》一书亦收录此词，并解释其曰：“作业；作孽；做坏事。业，业障，恶行。”<sup>[9]1339</sup>

按,以上诸说皆可从,且《近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更为详细而准确。“攘”之所以可以表用刀枪刺杀义、性交之义、栽或撞入之义,都是由其本义“推攘”引申而来,而“攘业”之“攘”也应是如此,其也应表示进入、撞入义。“攘业”之“业”,上引《近代汉语词典》认为是“业障、恶行”,即是承认其语义来源于佛教。笔者认可这种说法。因梵语“碣磨”(Karma)的音译,即是“业”<sup>[14]68</sup>。佛教把人们所做的一切事物分为善业恶业,多表示命运或缘分,特指恶业。此外,《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业人”“业罐”等,皆与造孽之义有关<sup>[4]1245</sup>。《近代汉语词典》收录“业畜”“业贯”“业窠团”“业口”“业钱”“业相”“业眼”“业冤”“业种”等词,亦是与造孽、罪恶义相关<sup>[9]2438-2439</sup>。由此可见,由“业”构成的近古汉语词汇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变得应用更多、流传更广。

由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攘业”应是指撞入恶业,也即是指作业或者作孽,其可引申为淘气、不爭气、招人恨之义。

### 三、牙狗

东北方言中常见“牙狗”一词,《东北话词典》将之收录,义指公狗<sup>[15]671</sup>。《东北方言词典》《东北方言大词典》皆同。另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记载,“牙狗”一语也存在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晋语、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客家等方言中,其义皆指公狗、雄狗。其实,“牙”表示公的或者雄性之义的用途较为广泛。又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载,“牙猪”一词见于东北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晋语、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客家,义皆指公猪、雄猪;此外,在中原官话、晋语、兰银官话、西南官话中“牙猪”还可指阉过的公猪;在晋语中还可指种猪义。晋语中还有“牙猪儿”一词,也为公猪义。另外,在晋语中还有“牙牛”“牙羊”等词汇,分别指公牛及公羊。又,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晋语、兰银官话中皆有“牙猫”一语,在胶辽官话、晋语中还有“牙猫儿”一词,这两个词咸谓公猫、雄猫义。此外,晋语中还有“牙猫日”一词,也是指公猫义。

《汉语方言大词典》记载:

牙,<名>父亲。(一)中原官话。山西河津、万荣。1936年《荣河县志》:“称爷曰牙。”(二)西南官话。贵州沿河。<

形>雄性的(只限于某些家畜)。西南官话。四川成都:牙猪|牙狗。<sup>[4]673</sup>

《汉语方言大词典》引1929年的《雄县新志》记载:“牙字即豨字之转,本言猪而移以言狗。”此外,该词典也引黄绮《安庆方言古例证》云:“按‘牙’当是由‘豨’转变的。《说文》:‘豨,牡豕也。’汉代已把豨跟猪结合为一,《汉书·翟方进传》:‘长取其母,与豨猪连系都亭下。’”<sup>[4]673</sup>

按,以上论证十分有理。其实,早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〇云:“牡曰豨,曰牙。”<sup>[16]</sup>此说至确。又,蒋善国先生认为“牙”与“爷”音义相近,其云:

魏时已出现了“爹”字,张揖的《广雅·释亲》说:“爹,父也。”北朝的《木兰辞》已有了“爷”字。现在方言区对于爹和爷的读音不一样,我们不研究方音就不能搞清它们在读音方面的演变。“爹”字普通话念“跌”,河北乐亭人叫diē,吴人念diā,转音为dā。元明小说呼父亲为“亲达达”。现在北方人说小孩“十个月叫达达”,“达达”就是“爹爹”的转音。爷字普通话念yé,安徽人叫“牙”,就字形来看,“耶”字写作“邪”(南方人念“牙”,北方人念“也”,可见“牙”和“也”是一音之转),当作句尾问词,跟“也”同音,这是因为“耳”字和“牙”字的形体,在古文和小篆均有时发生混淆的缘故(邪,不正也,习鸦切,用为助词,亦用为疑问词,移蛇切,俗误把邪写作耶,因为牙字小篆作𠂔,耳字小篆作耳,以致把“牙”旁误作耳旁)。四川人把公猪叫做“牙猪”,东北人把公狗叫“牙狗”,有人说“牙猪”当作“爷猪”。这是“爷”有“也”“牙”二音的来历。<sup>[17]138-139</sup>

我们认为,以上蒋先生所言亦有理。如此,东北方言中的“牙狗”即是“豨狗”,即是指狗之畜父,即公狗,且“牙狗”常见于其他方言区。

“豨”表示公猪及雄性的意思是由来已久的,且只用于牲畜。因为在早期的古文字材料中“豨”作𠂔、𠂕诸形,其为公猪之形,腹下一画表示其生殖器<sup>[18]844</sup>。《左传·定公十四年》:“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豨?’”杜预注:“娄猪,求子猪,以喻南子。艾豨喻宋朝。”王鸣盛云:

“艾,老也。《释文》云:‘猥,牡豕。’……娄猪盖求牡者。”<sup>[19]954</sup>“娄猪”即是母猪,与“艾猥”相对为文。而“牙”除了表示动物的雄性之义外,还可表示人类父亲之意义,甚至在云南永善地区还有“牙牙”一语表示名词祖父之义。由此可见,“牙”的语义范围较之“猥”义要广些。从语音来看,“猥”上古音为见母鱼部,“牙”为疑母鱼部,二者韵部相同,声母发音部位皆为牙音,故二者读音十分接近。同时,上文引蒋先生的意见认为“牙”和“爷”读音亦是音近,可相通。所以,“牙”在表示公猪或者表示畜父词义时和“猥”字音义关系密切;“牙”在表示人之父亲及祖父之义时和“爷”字音义关系密切。

此外,我们考虑“牙狗”有无可能是满语的音译词,因其在满语中作  $\text{ᡵᡳᡵᡳᡨ}$  形<sup>[20]324</sup>,转换为字母形式为“ajirhan”,经请教满语学者并发音,其不为“牙狗”的音译词,故此种情况应予以排除。综上,东北方言的“牙狗”应是随着闯关东移民而尾随相至的,它在东北方言中应是一个“移民词”。

### 参考文献:

- [1] 颜之推. 颜氏家训[M]. 檀作文,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 [2] 李荣.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6卷[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 [3] 尹世超. 东北方言概念词典[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4] 中国·复旦大学,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 汉语方言大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1999.

[5] 马思周,姜光辉. 东北方言词典[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6] 唐聿文. 东北方言大词典[M]. 长春: 长春出版社,2012.

[7] 肇恒玉,黄殿礼. 魅力东北话[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

[8] 罗竹凤. 汉语大词典:第2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9] 白维国,江蓝生,汪维辉. 近代汉语词典:第2卷[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10]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

[11] 李行健. 河北方言词汇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12] 董树人. 新编北京方言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13] 陆澹安. 小说词语汇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

[14] 陈兵. 新编佛教辞典[M].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

[15] 高永龙. 东北话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2013.

[16] 李明珍. 本草纲目[M]. 刘衡如,刘山永,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1.

[17] 蒋善国. 说文解字讲稿[M]. 北京: 语文出版社,1988.

[18] 李学勤. 字源:中册[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19] 王鸣盛. 蛾术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8.

[20] 安双成. 汉满大辞典[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

## Three Items for Studying the Semantic Origin of Northeast Dialect

FANG Y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rtheast dialect, words such as gerang (圪穰) and gerao (圪薹) mean broken sorghum stalk, broken firewood, house refuse or garbage. Nangye (攮业) means falling into the bad karma or committing a sin, which can be extended to the meaning of being naughty, disappointing or hateful. Yagou (牙狗) refers to male dog, which is also an immigrant word in Northeast dialect in the period of braving the journey to the Northeast.

**Key words:** gerao (圪薹); gerang (圪穰); nangye (攮业); yagou (牙狗)

(责任编辑 隗 右)